

百里汾河皆画屏

■司新国

我家离古镇巴村仅几里地，汾河从巴村中间穿过，一座古桥把巴村一分为二，南岸巴南、北岸巴北。这座古桥是清代建筑，五孔桥洞、红石为身、青石作栏。桥洞上方有测量水深的青石龙头雕饰，桥的两头有威武霸气的护桥石狮。小时候随大人来巴村赶集，我常常站在桥头看着流水发呆，不知道水从哪儿来，流向哪里去。

李白用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写长江的浩渺，宋婉以“人间更有风涛险，翻说黄河是畏途”道出黄河的雄伟。而汾河是那么的平凡，甚至有些不起眼，它没有大海潮起潮落的波澜壮阔，没有惊涛拍岸的惊心动魄。汾河是一条小河，流经的地方多是土地，水底游鱼嬉戏，林间百鸟鸣啭，河里渔舟唱晚，偶尔飘来很多云朵，然后又漫无目的地变幻或者消失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汾河是母亲河，它养育了两岸120万商水人。也许有人不知道有这样一条美丽河流的存在，但汾河依然潺潺流淌，不舍昼夜。两岸土地，因它的浇灌而富庶；鲜花草木，因她的滋润而芬芳；古城商水，因她的恩泽而富饶美丽。

汾河古称小汝水、汾沟、粉河、汾泉河，发源于漯河郾城区召陵岗西的罗鼓泊，流经商水、项城、沈丘，在沈丘老城西和泥河汇合，过安徽临泉至阜阳三里湾汇入颍水。

汾河是有灵气的，几千年来或缓或急、逶迤流淌，给我们留下太多传奇故事和名胜古迹。当汾河从中州名镇谭庄三里店进入商水之始，便有了位于谭庄马村东北母系社会人类居住的“马村遗址”，华夏祖先在这里“播五谷、制陶器”。同时谭庄也是革命老区，共产党在商水县第一个党支部于1929年8月在谭庄镇碱场村成立。

汾河从崔庄入中州名镇巴村，据

资料记载，巴村临“汝水”（今汾河），以盛产莲藕而称“白莲镇”，尤以双黄鸭蛋、盆面条等名吃闻名遐迩。这里有清代张氏民居、汉代朱郭墓群、商代大邵遗址。因镇上唯一的南北街特别长，清初改“白莲村”为“八里长村”，久而久之在父老乡亲嘴里成了“巴村”。古桥因河道拓宽拆除重建，桥两头八里长街从古至今一直是货物集散、商贾云集之地。

沿汾河东去4公里左右，南岸即是舒庄乡扶苏寺村，秦置阳城县于此，阳城故城遗址就在村北，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秦朝末年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的诞生地。这里有扶苏墓、蒙恬墓，应为疑冢。陈胜从这里走出去，走出一段辉煌传奇。太史公写《史记》，把陈胜放在《史记·世家》，列孔子之后。白云苍狗，沧海桑田，正如毛主席在《贺新郎·读史》中所言：“更陈王奋起挥黄钺。歌未竟，东方白。”

跨越汾河两岸的雷坡闸，是汾河入商水后第一个调节流量、预防水患的枢纽工程。提闸放水时，碧浪翻滚、惊涛拍岸，汾河变成撒娇少女，一反平日温顺。而它所处的汤庄，早在母系社会就有人类活动，至今乡第一中学仍保留着仰韶文化遗址西陵寺。至于汾河南岸的姚集，则是“果蔬之乡”。人们在这里不但可以赏美景、摘草莓，还可以品尝到巴村、舒庄、姚集等汾河区间才有的皇家贡品——双黄鸭蛋。

从汾河南岸顺堤而行到化河姚桥。一个普通的小村庄，在宋代却走出了父子两个进士。姚仲孙，字茂宗，宋仁宗时进士，历任知州、通判、盐选铁副使、河北都转运使，以精明干练、政绩显著受到了宋仁宗嘉奖，被诏入京，任礼部郎中、龙图阁学士。姚仲孙的父亲姚晔于戊申科举中及第进士第

一名，世称为文状元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姚家本来是曹南望族。因姚仲孙的曾祖姚仁嗣当过商水县令，才在汾河北岸安家。此即姚桥来历。

汾河的支流漕河，附近有个袁老村。袁老人袁安在汉章帝刘烜时为司徒，他的儿子袁敞官至司空，孙子袁汤为太尉，曾孙袁逢为司空、袁隗为太傅。四世居三公位，人称“四世三公”。

汾河出袁老在中州名镇固墙停留很短，却留下了孔子过“互乡”和两小儿辩日的故事。据《淮阳志》记载，固墙古为“互乡”，境内现有楚国孰城遗址、赵匡胤囤粮遗址、朱元璋上马石、孔子途经固墙时的两小儿辩日雕像。这里的“固墙豆腐”“手擀捞面”等更是享誉一方。

汾河即将离开商水奔赴项城时，依然难舍脚下这片热土，除了留下甲鱼、鳊鱼、青鱼、鲢鱼、鲤鱼、生鱼、花斑、泥鳅、河虾等丰富水产外，还给商水留下一个宝贵财富。它在中州名镇魏集的苏童村华丽转身向南过胡吉、蒋桥入项城，于是在新汾河和老汾河故道交汇的三角洲里，就有了白鹭森林公园，有了成千上万只白鹭在这里翩翩起舞。

汾河四季，景色各异。有人说，汾河的春天最迷人，因为春天的汾河是香的。漫步堤岸，风和日暖，冰雪融化，万物复苏。汾河也一改冬日的萧索，沉寂了一冬的花花草草开始泛绿，杨柳桐榆吐出了嫩绿的枝条。桃花红、梨花白、槐花香，小河水涨满了春水，打着漩涡、泛起涟漪，一路高歌流向远方。有鱼儿跃起，有鸭鹅嬉戏，有水鸟栖息，有蝴蝶翩飞；或采几朵野花，或躺在树下小憩，或听百鸟呢喃，或垂钓于汾水，这里简直可以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媲美。

夏季的汾河最明媚，阳光照耀下，

远远看去，像一条白练在城镇与田野之间。蓝天白云相映，鹭飞点点如帆，草虫浅吟低唱，蛙鸣若鼓声声。麦子黄了，堤外金色大地满是收割机的轰鸣和辛勤劳作的人们。

当酷暑消尽、秋风送凉，汾河的秋天来了，硕果垂坠，五谷飘香。柿子黄、苹果红、葡萄紫，玉米该掰、大豆该割、芝麻该收、棉花该摘，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随着秋意渐浓，树叶变红纷纷落地，风一吹，旋转着飞扬起来的树叶像飞舞的蝴蝶。两岸的蔬菜大棚、农田房舍，疏密相间、错落有致。淡绿与金黄、白墙和红瓦像印象派大师塞尚笔下的油画，让人心生愉悦、为之陶醉。

雪落下来的时候，小麦盖上了一层棉被，河流在冬天变得恬静。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溜冰、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汾河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醒来，它望着孩子和远处的炊烟感叹沧桑巨变。

不论春夏秋冬，徜徉在百里长堤、田野乡村，你会发现这里的村庄多以姓氏、河、沟、湖、坡、楼、庄、店、屯命名。这里的男人豪爽仗义、厚道实诚，女人美丽俊俏、平和善良。这里的美在水、美在人、美在诗情画意。倒映在汾河水中的云彩，轻轻地、缓缓地在天上不断变化，或浓或淡、或近或远。汾河的馈赠，让商水显得无比厚重。



汾河景色